

俠義江湖 電視人鄧偉雄

文字蕭天分，最愛書畫



本港第一代電視人、知名填詞人鄧偉雄，亦是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的快婿，現任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副館長，卻有在電視業打拚接近四十載的經歷。當年在電視台改編武俠小說，他讓《書劍恩仇錄》、《射鵰英雄傳》、《絕代雙驕》膾炙人口，又讓劇中主題曲唱到街知巷聞，曾有人問鄧偉雄喜不喜歡電視，他自言敬業卻不樂業，最中意者還是中國書畫研究。

所以有了一本集十年功夫的大成之作，甫於今年4月出版的英文全本《Essential Terms Of Chinese Painting》，鄧偉雄以書寄意，如庖丁解牛般將中國書畫配以英文注解，讓外國人看見真正的中國書畫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朱慧恩 攝：劉國權

鄧偉雄自言中國文字運用是他的天分，別人煞費苦思才寫出一篇文章，對他來說卻是易如反掌。自小是書癡，什麼書都愛看。他憶述，年約七八歲，便到書店「打書釘」。「那時約(上世紀)五六十年代吧，有間書店叫《學生書局》，允許你站在裡面看書，但又不曾趕你走，在當年是只此一家。」就這樣扎進書堆裡，一路下來，「讀癮」越來越大，由最初只看武俠小說，到後來把整間書店裡的書都看遍了。

天分再加興趣，以至他可以跟著著名武俠小說家梁羽生說出「寫小說要麼想的嗎？」這麼一句。當年鄧偉雄在電視台工作時常從梁羽生手中購入劇本，所以兩人很熟稔。梁羽生曾問鄧如何寫小說，他答「坐下執起筆就寫啦」。「他問我『不用想的嗎』，我說寫小說要麼想的嗎？我從來不知道寫小說要麼想的，我問我如何得知結尾，我說不知道，寫到那天，就知道結尾是如何。」鄧偉雄說，憑那得天獨厚的才能，寫遍不同文體，小說啊、雜文啊，想得到的都寫過，「這是我的天分，我不需想太多。」

從掃廠打燈到著名電視人

然而，雖說上天賜予他文字才能，但鄧偉雄並沒有執筆溫食，反而義無反顧走進電視圈，原來只為一個字——錢，他坦言。若果說文字是他的天賦，那麼電視則是他的專業。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生活不怎麼富裕，所以年輕的鄧偉雄便思索前路該如何走。當年，他眼前有三條路——報紙、電台、電視台，他最終選擇了電視台。「那時電視是新興行業，好容易找工作，容易掙到錢。」他說。

1967年，正值無綫(TVB)開台，翌年鄧偉雄便加入無綫，展開了電視生涯。由寂寂無名的員工，一直到總經理，鄧偉雄靠的不是運氣，而是腳踏實地做好每一件事。「我在電視業幾乎做

遍所有崗位，包括掃地、洗廁所。我做電視第一份工作就是掃廠。」一路走來，由掃廠打燈、剪接，到編劇、製作部總監，直到總經理。在位期間，他參與製作了多部膾炙人口的電視劇，《楚留香》、《射鵰英雄傳》、《飛鷹》等，締造了一個人人「電視汁撈飯」的黃金時代。

除了電視製作外，鄧偉雄涉足填詞工作。最初純粹「臨時拉夫」，為改編自古龍小說《圓月彎刀》的電視劇《刀神》的主題曲填詞，故其主題曲《春雨彎刀》是他首個作品。「我是音樂白癡，但對中國文字運用則在行。」他說。「一笑度關山，孤劍在腰間……」、「莫說青山多障礙，風也急風也勁……」、「依稀往夢似曾見，心內波瀾現……」，見詞自然哼起旋律，當年唱到街知巷聞。

最愛仍是書畫

由低層做起，至出任總經理，到出任電視台顧問，鄧偉雄在電視業幹了接近四十載。曾有人問鄧偉雄喜不喜歡電視，他說他敬業，但不樂業。「做電視無人夠我專業，但我從來沒說過我喜歡。」對於興趣與工作，鄧偉雄分得很開。他的專業是電視，天賦是文字創作，而他喜歡的則是中國書畫研究。

因喜而習便不覺苦，對於中國藝術，鄧偉雄自言無天分，就如同追求窈窕淑女下足苦功，回憶去過圖書館，由第一本書看起，一本又一本，他自信地說自己幾乎香港所有圖書館有關中國藝術的書都看過，「我睇咗數千本。(能記得住嗎?)因為你喜歡，讀起來如飢似渴，就會很容易記到。」談到藝術的追求態度，鄧偉雄形容其好似另一個人生出口，帶點學者口中難得聽到的俠義味道，「我喜歡書畫，其實我覺得每個人最好有樣嘢愛好，會開心一點。」

為圓夢十年著書

十年可以磨一劍，鄧偉雄也用十年雕琢出一本全英文本《Essential Terms Of Chinese Painting》，他萃取自身學問和見識，把所有中國書畫相關的專業詞彙，一一標註出相對應的英文解釋，造就出中國書畫藝術詞彙的「大辭典」。

「這是我認為很重要的一本中國書畫工具書，也是我人生中最想做的一件事，以前寫了那麼多文字的東西、做了那麼多事，目標只有一個，搵錢。可是這本書搵不到錢，一定蝕本。」他用篤定的語氣和十年的時間宣誓「男人本色」，「我說人生一定會做錯事，男人一定做一次錯事，這就是我的錯事！」

細細翻閱就會發現，此書絕不僅僅是「英文字典」那麼簡單，其中內容不只將中國書畫關聯的每個詞作出英文詳解，更如庖丁解牛般，提供剖析中國書畫的脈絡。當中除包含中國畫名詞，亦有相關的概念，以及如何畫畫、如何鑑賞、如何裝裱等等。「我覺得西方人對中國畫的觀念，很多是在日本人方面學來的，外國人接觸中國畫其實最早是在上幾個世紀，因為先接觸日本，令他們對中國畫的觀念很大程度受日本影響，我希望這本書可以告訴他們中國書畫的真實面貌。」

以十年時間寫書，卻仍有遺憾，問哪部分最為艱難？答曰難則不難，惟辛苦爾，「這次是我與一位大教授同寫，他也是辛苦了十年，我們每走一步，都是希望能夠再完整一點，只求能盡量完整地呈現中國書畫所有面向和細節。」

從喧鬧電視業的快履急步到書齋中的學者，鄧偉雄雙重身份中的平衡角色或許就是填詞人，「情情怨怨消失春風裡，名名利利減卻彎刀邊，獨剩淒風吹冷肝膽，陪伴那春雨密密綿綿……」婉轉文字間有俠肝義膽相照，所以才能潛心學問、寄情筆墨，才能用學養兌現十年光陰，把文人的傲氣和俠骨豪情寄託在書間。

鄧偉雄談書畫之鑑

文：作為書畫愛好者，你也有自己的書畫藏品，那麼挑選的標準和方法是怎樣的？

鄧：看到我喜歡的、目前還沒有的都會納入準備收藏的選項。我自己比較鍾情水墨畫，我就會在收藏的同時去研究，興趣是收藏的開端，但是要收藏好就一定要懂。就我而言，在中國書畫方面我重視對筆墨的研究，另外就是上色，比如一個畫家他對顏色的觀念是怎樣的。所以喜歡一樣東西，你首先真的要認真去學。當然我也有偏好的畫派，但是我對於喜歡的作品或藝術家的標準不是「好與壞」，而是這個東西第二個人作不出，即是「獨特性」，或者是必須要有夠天分才能創作出這樣的作品，這些是我的標準。(笑)當然，如果那位是我老師，就沒得說了。

文：中國書畫鑑別真偽最難，你是如何處理的？

鄧：鑒真這個是書畫收藏必須要做的。別人常說鑑別很辛苦，我可不辛苦，只要你肯拿錢出來買100件，你就一定學會了。當你買很多件偽作的時候，你就會很心痛，拚命去學。(你交了多少學費?)我交了很多！不過說實話，我們收藏的時代這個問題就好一些，那時學起來比較容易，因為那時的畫很便宜，根本想像不到今天會到幾千萬幾百萬一張畫。那時我們學畫、看古畫，在集古齋，不像現在是一張一張地拿給你看，多浪費時間，對方會叫我入貨倉拿一摞出來看，我在集古齋站足六十年啦。

文：聽說你有收藏清代木雕？

鄧：當初買的時候是因為我要研究一些古籍版本上的古物，我覺得那些木板雕刻很有趣，而且那些木雕有一個時期木雕特別多，基本都是在內地才能找到，香港就買不到，這些東西懂的人也不多，基本都是在博物館才能發揮作用。

不過現在都捐掉了，因為沒地方放，捐到天一閣博物館。(為何對木雕有興趣?)就好像為何你會買衣服，就是手癢，為何女人會有幾十對鞋？

文：會不會特意到哪些地方搜索藏品？

鄧：基本上我不會特意去搜尋藏品，工作常常都要周圍走，尤其是我以前做電視，到處去拍攝，尤其去內地的機會很多，好多件都是那時買回來的。

文：作為趙少昂的徒弟，是否收藏很多趙少昂的作品？在鑒別趙少昂畫作方面有何心得？

鄧：也不算很多。有時見到很特別的就買一張。至於鑒別好難講，因為學習鑒別的捷徑就是你和藝術家相熟相知，好像我這樣，我看饒生畫畫幾十年，在鑒定他畫作的方面肯定有特別的心得。好像他作畫時候，手如何動我都知道，而腕部的動作會影響他的線條，別人仿他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他的手是如何動，所以很容易看出破綻。有些人說自己可以鑒別很多人的畫，有多麼厲害，我是不信的，當然很多時候是講經驗，不過亦都要熟悉這個藝術家。

文：作為饒宗頤外婿，饒生在中國書畫的品味方面對你影響大嗎？

鄧：饒公在繪畫方面一向堅持「學藝雙攜」，並將董其昌的「詩書畫合一」這個觀點擴展為「學藝互益」。他認為，他的畫以及學術方面，無論是創作的意圖或研究的方向，都是互補，甚至是互益的關係。這個關係可說是擴展了我們中國人認為「詩、書、畫三位一體」這個觀點。他認為不僅僅是詩、畫兩樣東西互相呼應，他說所有的學問，都可以同藝術方面互相呼應。

他自己的藝術創作很多時候都顯露出學術研究的成分。例如他有時寫荷花，題字裡面都同佛經有關。好像他的畫作中有金色的荷花，他說這是有出處的，就是佛經裡面所講的，釋迦牟尼住所中的金色荷花。不過我認識饒生前已經很喜歡中國書畫，後來他又告訴我怎樣分辨中國書畫的好與壞，例如說敦煌的繪畫應該如何看，其實這方面好多前輩都對我有過點撥，例如趙少昂，他就會告訴我如何看嶺南派的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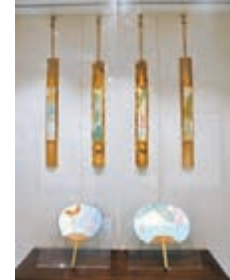
饒宗頤繪《人長樂》與書法對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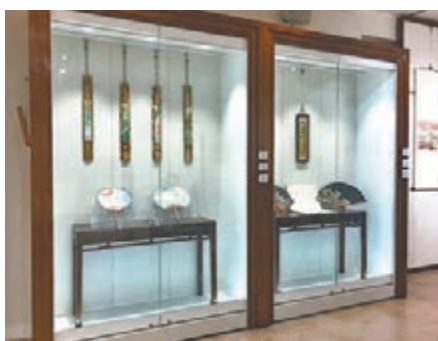
饒宗頤繪《大吉祥》與對聯



饒宗頤書法對聯



饒宗頤繪荷花扇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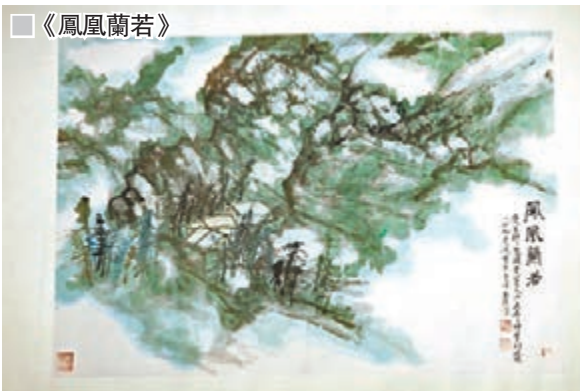
饒宗頤紀念館展廳



饒宗頤繪《大吉祥》與對聯。



饒宗頤紀念館展廳。



《鳳凰蘭若》